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
五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3
1.606
6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21 號
第 5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心3
1606
6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五

小野 壹校

潭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監也萬物之鏡也

莊子卷五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皇
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中庸二十
十六章
文王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
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
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
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自
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
為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
不求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
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
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
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歸之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

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大學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又云。吉祥止止。註止者。虛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也。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未考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

太極圖說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

盡其責。是無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論語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
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與人
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爲聖動則爲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爲
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實於無爲也樸
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
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
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爲徒
太宗師篇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太宗即是

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太宗師篇意同均調天

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篇內語既曰天和人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

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
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
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
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
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
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
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
不怨天不尤人論語憲問篇云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

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祟言神藏而不露也
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
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
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
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孟子離
婁下篇

云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
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
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
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

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
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
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
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
天道人道同說。在宥篇云。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有為而累者人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若如此拘泥便

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
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曰。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
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
莊子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
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
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
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易乾卦云六爻發揮旁通也。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賚說君道無為。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而以有為為末。要在主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也。明刑以弭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論語

篇云子曰禮云禮云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即與其

易也寧戚之意

論語八佾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

此數句甚平

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

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

孟子告子上篇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

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

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

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

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而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

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

取像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高

薇亦作止是也

詩采薇篇云采薇采薇薇亦萌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萌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

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

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
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
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
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
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
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
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

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
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辭下
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
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
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
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
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
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
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

命語。賞罰。持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書益稷篇云。持以記

之。書用識哉。又曰。車服以庸。註。孔安國云。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莊子其言為治

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書皋陶謨篇云。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

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

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

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

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

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

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

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

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

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

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

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

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
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
曲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為天下
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
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交雜爾。
或下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
王。則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
無告。不廢窮民。昔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
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
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

敖。嫂侮也。昔。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
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
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易乾彖
曰。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
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

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
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汝
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
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
天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
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
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
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

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緇十二經以
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
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
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
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
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
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音義云徵藏藏名也。一云徵典也。十二經又加六韜。合為十二經也。說云。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經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大繙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倡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

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音義云。百舍。百日止。宿也。斯古顯友。服也。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斯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巳。故曰積

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吞吞之也。刺者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下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耻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篇內却如

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秦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闕然口吐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人問世篇云吉祥止止形夫且不正是之謂坐馳形

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貌也發

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物齋

論年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略不藏蓄

也知巧而觀於秦自恃其智巧而驕秦之意見

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

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

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

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

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

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中庸云君子語

天。天下莫能載焉。語。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

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

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

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

揅而不與之備。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

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矣。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

揅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揅。此心亦不與之備。

往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

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

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

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

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為賓也。定

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
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
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
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
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
此極為精妙其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
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寬

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
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
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
道而可獻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
不以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天運篇全文大凡著書所
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大惠音說第
是許多人翻來
翻去在三界中只說一箇自然之理而撰出許
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目若如此看愈
見莊子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

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
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連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
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禮記月令云。天氣所
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
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
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
勸助也。言何人為。故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
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
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
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
也。

敢問何故。巫咸。祿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音義云。祿音條。巫咸
殷相也。祿寄名也。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
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
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
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
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
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

法篋篇云：盜亦有道乎？

適而無有道邪？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五燈會元第七。神晏與聖國師傳。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主

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能盡仁，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真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
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音義云。冥山自北而南行。至於野則

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

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

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

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

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

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

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

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悌仁義忠信廉貞八者

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

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

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

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

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國之

財也。不渝不變。即所謂常然也。駢拇八者有爲

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然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入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

頃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微也行之建之動作聳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
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
終老子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債起所常無窮言或作
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
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初聞所以懼者
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生故常在谷滿谷
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
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
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倚稿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
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息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
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
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
新也滿阮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
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

以神隨萬物而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
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
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天道篇語
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
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
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
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泰虛之中隱
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
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
弛而况汝乎汝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

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
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姦氏爲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音義云姦必遥反疏有姦氏神

也農

無怠不怠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
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
言林然而樂，林林惚惚，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
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
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不可窮
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
從言不定也。不生常聲，即不生故常也。篇內世
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
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
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

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

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楞

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
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平等，獲大
安穩。註云：流則分湛，合塵故不流。旋元無偶，
遂能反六用之擾，全一真之湛。譬之川水，反流
全一，斯自淵澄湛性，淵澄故國。即天機不張，五
土身心，妙圓清淨，與如來合。

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

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

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

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孟子云：孫丑篇云，
為其氣也塞乎天

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

是作文之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息。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

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

此境界。方有進步。處崇。森爽之意。息而遁。是欲

罷不能之時。論語子罕篇云。顏淵曰。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

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

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行巾。以文繡。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音義云。眯音米。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

接輿長沮桀溺

論語微子篇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

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解厭也

韻會云厭與禴同禴祭

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

也行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

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

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

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

之道也自告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

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相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

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禮記樂記云五帝殊

世不相襲禮。○史記商君傳三代不相沿樂三王異相果屬似梨

而酸。

今取獲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而衣

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

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

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

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羨曠而不知

曠之所以羨情乎而夫子其窮哉。

曠蹙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

施之曠曠之所以羨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

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

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莫難於譬喻王

臞軒邁

萬姓統譜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號臞軒從真德秀遊嘉定丁丑進士甲科為端

平中秘書省正字

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纔思

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
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
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
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
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
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
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

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往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傳燈錄第三達磨傳云。師顧惠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表。且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久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論語爲政篇云。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

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五燈會元第六。門入者。不是家珍。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影。迷頭。豈非大錯。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論語述而篇云。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
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音義貸。施惠也。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遠廬草屋也。仁
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
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
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孟子盡心篇云。君子所過
者。化之所存者。神。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着相也。不貸

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大惠普說第一二三葉。板
只得箇平。過不折本而已。其或心術不正。易養
爲己損人。只劫剥得這一生。無可言者。易養
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采取真
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
鑒。以闢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之意。賈
服賦。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
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

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左傳宣公十

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天奪之魄矣。天之戮民

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息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

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

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

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

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

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

其胷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

之牖民。大雅板篇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喙膚則通背不寢矣。夫仁義

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吾子亦放風而動。捨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郭註云亡子逃者也。

喙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

居則備一昔之衛左傳哀公四年云一昔之期註云一昔一夜也又僖公三

十三年行則憊然毒之狀也言自苦也憤吾心備一夕之衛

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

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搃執也若使天下不

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

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周禮夏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

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

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鵠之白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

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

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

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

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吻濡共能幾何若處

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

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噤，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

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未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平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脩謁也。偃堂居於堂上而自偃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

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猶誰何也。應帝王篇云。不知其誰何。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隨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蠶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蠶蠶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憯毒也蹙蹙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主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音義云說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曾子問篇云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老聃曰丘止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

莊子卷五

三十一

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天道篇之語

夫自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父矣夫。丘不與化。為父不與化。為父安能化。父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音義云。鷓。五歷反。烏鵲也。烏子也。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自鷓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在篇之。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蠕之於螺贏。則非類而以化。楊子學行篇云。螟蠕之子。禮而逢螺贏。視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音義云。取。桑。馬。視。使。似。已。也。案。即。詩。所謂。螟。蠕。有。子。果。贏。負。之。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交尾也。

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入者言。知入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如生化生濕生。金剛經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
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
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為尚也。為亢為高也。

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

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林。恐不密。入山

恐不深之意。韓文十六上宰相書云。彼惟恐入

昧惟恐聞為脩好脩潔也。教誨之人。為師於世

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

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亢非

世者不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後漢書列

傳二十一。二華佗云。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

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兔。五曰鳥。亦除疾兼利

跪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無不

悅。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無不

忘無不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衆

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

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
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
全而神不虧。

全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
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子細
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者曰質。平易恬
惓。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着此三字
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
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
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
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
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
意也。知私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
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知北遊篇光而不耀。自
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
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

樂不係於心方為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

無適也主一而無適是程子之語也論語道無千乘之國章朱子引之以註敬字

所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

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惔曰

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者人忤我

也以虛受之則無忤矣逆者我不逆物也逆迎

也不將不迎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

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在宥篇語勞而不已必

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為喻雖似尋常之說

但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

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為也。不流不

能清。此無為之中有為也。香巖所謂喚做閑坐。
傳燈錄第十四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又不得也。鬱閉而不流。愚按香巖傳無此語。

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鬼窟裏。
大惠普說上云。閉眉合眼坐在黑山。所謂默照邪禪也。參政頃在泉南山下。鬼窟裏。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眼。又下云。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為極。則

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為之有為乎。故曰天

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

切了。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

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會元第四。長沙景岑傳。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秘。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做本來。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

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音義云。吳有谿名于谿。越有山名若耶。並出善銅鑄為名劍也。

寶愛其劍。則柙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

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際。言精神

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為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為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久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孟子盡心下篇云大而化之謂神。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道遊篇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曰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

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譏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沒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左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

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
道也德無不容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
文禮也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
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惠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
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為如此而後能靜定故
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

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

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

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

惠首楞嚴經第六云因戒生定因定發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

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

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

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

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

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

鳥可已也孟子離婁上篇云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故曰中純實

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孟子盡心篇下云。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孟子離婁下篇云。以善服人者。未有不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缺。故曰至一。莫之為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溲醇散
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
博文滅質博溲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
而復其初

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所順則其純者
一已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為安則知
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故曰安而不順作意
於為天下而興其教化則非無為自然者故曰

溲醇散朴溲滴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
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
為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為彼以
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心字
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多也禮樂
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故曰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
多而寡要也用心於此則猶陷溲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抬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論語

長篇云甯武子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

謬戾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太宗師篇極止也深根猶曰退

藏於密也。易繫辭云。聖人以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尚書益稷篇。存我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

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則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

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盡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

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己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本，故曰倒置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着它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屬齋口義棧航卷之五

